



古城旧事

学滑冰

方仲平

小学五年级的寒假，上大学的邻家小姐姐带回两双冰鞋。一双冰鞋是黑色皮子做的，鞋底安装着一对长长的冰刀，另一双冰鞋也是黑色皮子做的，鞋底安装的冰刀比冰鞋大不了多少，冰刀前头有三个小齿。小姐姐说带有长长冰刀的冰鞋是速度滑冰鞋，刀头带齿的冰鞋是花样滑冰鞋。

一天下午，小姐姐说要带我去迎泽公园学滑冰，一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地跳了起来，恨不得立即飞到公园。那个时候迎泽公园是太原市冬季滑冰运动的主要场所，每年冬季来临之际，公园工作人员都会在迎泽湖中选一片冰面比较平整的地方，开辟成滑冰场所，供滑冰爱好者免费使用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园冰场滑冰。以前都是玩自制的小冰车。小冰车的制作非常简单，找一块不小于40厘米长30厘米宽的木板，将一个木头小板凳钉在木板上，木板的另一面钉两个木板条，木板条上各钉一截粗一点的钢筋棍或者角铁。滑冰车的人坐在小板凳上，手里各拿着一个一头磨尖，另一头弯回来方便手握着的钢筋棍。滑冰车的动作如同越野滑雪，只不过滑雪是站着，而滑冰车是坐着。

我们到达公园后，小姐姐从包里拿出两双冰鞋，她一双我一双。这是我第一次穿冰鞋，面对长长的鞋带一时不知如何下手。我瞄了一眼正在穿冰鞋的小姐姐，一边看着她穿，一边自己也照猫画虎地用鞋带把冰鞋系得紧紧的。系好鞋带后，我小心翼翼地站起来，刚一抬脚，一个跟跄差点摔倒。这时小姐姐从不远处滑了过来，帮我重新整理了鞋带，告诉我初学者要屈膝弯腰，教给我如何蹬脚收腿，还给我做示范动作。小姐姐拉着我的手滑了两圈，之后便让我自己滑，她在后面看着，我跌跌撞撞摔倒又爬起、爬起又摔倒的样子常常让她忍俊不禁。在小姐姐的帮助下，经过一个假期的努力，我的滑冰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。

之后的几年间，无论我是上学还是工作，每逢冬季必定去滑冰，不仅自己攒钱买了冰鞋，还自做了磨冰刀的器具和刀架。大学期间有一个学期体育课就是滑冰，我们班会滑冰的几个同学常常相约学校小树林冰场，过一把滑冰瘾。滑冰给我的生活带来许多快乐，成为我最喜爱的体育运动。

闲庭漫笔

一口窝头

牛润科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我从产粗粮的晋北的一所中技学校毕业，志愿到产麦区晋南的一个军工厂工作，心想，这下可顿顿有白面馒头吃了。哪知当我领到第一个月的饭票时才发现，原来细粮占的比例很少，仍然是以粗粮为主。

当时，带我的师傅是个老军工，他在工作上对我要求很严，可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胜过父母。师傅怕我吃不饱，所以每到星期天就把我叫到家里给我改善伙食，尽管是粗粮细做，可是巧手的师娘做的每顿饭，都让我这只小馋猫吃得香甜又感动，再苦再累也不想家。

记得有一天上夜班，我吃完晚餐洗碗时，随手把吃剩下的一口窝头扔了，哪知我刚走几步，不经意间回过头时，发现师傅随手把我扔掉的一口窝头捡起来就吃了，当时，我的心不由得咯噔一下，心想，这下我可闯祸了，就等着师傅在班前会上狠批吧！

可在第二天的班前会上，师傅并没有批评我，而是让我给大家讲讲我的有关粮食的故事。当时，也不知咋的，我突然想起小时候，父亲经常在饭桌上讲得最虔诚的一句话，我就把这句话说给大家：“这一粒粮食，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谁不爱它，谁就是个不爱自己父母的孩子呀！”当时，尽管我泪流满面地讲得师叔和师兄们一头雾水，可是我和师傅心如明灯。从那以后，这一口窝头的警钟，就不时敲响在我的耳边，让我一生都念念不忘珍惜每一粒粮食。

岁月留痕

寒冬里的游戏

寇俊杰

现在的冬天不怎么冷，可是人们仿佛离开了空调、暖气就不知道如何过冬。小时候的冬天滴水成冰，可是人们照样在室外活动，而且有时还大汗淋漓……

冬天，小孩子们最常玩的游戏是斗鸡，就是把左腿蜷起来，靠在右腿上，右手抱着左腿的脚脖子，右腿单跳，用左膝盖去攻击对方，直到把对方撞倒，左脚着地算胜。这样的游戏不需要工具，场地大小均可，两人、多人都可玩耍，不受时间限制，而且还极大地增加了活动量，是我们最乐意玩的游戏。下课的钟声一响，就算有凛冽的寒风，我们也纷纷跑出教室，迅速蜷起左腿，就开始在校园里斗鸡。看我们玩得快乐，老师也会加入到我们的队伍，一时间，教室前后都是我们蹦跳的身影和欢快的笑声。有时相邻的两班互相斗，女生在旁边喊“加油”，老师则当裁判，数着对方失败的人数。短短的课间十分钟，

乡土记忆

拉着驴尾“上事宴”

梁建军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寒冬，四弟的奶妈从老家寄信来，说四弟的奶姐要出嫁，邀请我们回家“上事宴”，就是参加婚礼。爸爸妈妈因工作和家务走不开，我刚放寒假，就让我作为代表回老家“上事宴”。爸爸写信把我回去的时间、地点告诉了奶妈家。

那天，天还没亮，我们就起床吃饭，爸爸就送我到当时正大街的太原火车站。爸爸买了站台票把我送上火车，安顿好座位，我就出发了。虽然路程只有80多公里，火车慢，站点多，一直走了四五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蒋村站。当时我不到10岁，车上人很多，沿途上来的人大多没座位，一路上我不敢挪地方，生怕丢了东西或回来没了座位。

蒋村站也是终点站，到了蒋村，车上的人全下车了，我跟着人流到了站台上，等着人来接。接站的人是奶二哥，他牵着头驴，驴背上驮着两布袋东西。奶二哥家住在一个叫军家贝的小山村，离蒋村近20里地，交通工具就是“11路”。一路都是羊肠小道，曲曲弯弯，上坡过坎，我穿着“棉猴”小大衣，还没走一半路程身上就出汗了，跟不上驴蹄子的速度。二哥看我走不动，再看看驴背上的口袋，也不能驮人，就说：“揪住驴尾巴，走路省点劲。”我看看驴，也不敢拽尾巴，生怕被驴踢，就硬撑着往前走，再过一

难忘时刻

红薯谣

杨红苏

行走在瑟瑟寒风中，心里总是空落落的，看到热烘烘的烤红薯，我的心顿时踏实下来，想起了童年时姥姥唱过的红薯歌谣。

幼时在农村，每到冬天，红薯成了一日三餐的主食。红薯的样子不好看，蒸着煮着都是甜。刚开始，它软绵细腻，很好吃；后来，我拿在手里只把它当作“暖手宝”；最后，我一看到红薯就反感：“怎么顿顿吃红薯啊？姥姥，我都吃腻了！”姥姥假装没听见，不理我。有一天，我把没吃完的半块红薯，悄悄埋进了土里。被姥姥发现后，我害怕极了，等着她狠狠骂我一顿。姥姥蹲下身子，用粗糙的双手捧起那块沾满尘土的红薯，念叨着：“红薯红，红薯黄，红薯能顶半年粮……红薯干，红薯馍，没有红薯不能活……”在押韵合辙的歌谣里，我似乎听出了红薯对全家人的重要，从此不管是否愿意，还是继续吃红薯，也不敢再抱怨。

姥姥自然明白我的心思，她开始用红薯变着花样做美食，比如煮红薯片、烙红薯饼、做红薯团子、葱花炒红薯丝、晒红薯干。那时一家七八口子人，围坐在一张大四方桌旁吃着姥姥的红薯宴。饭桌上，姥姥看大家吃得欢，又点头哼唱起来：“红薯甜，红薯粘，红薯吃着真舒坦……种红薯，真省事，做起饭来还简单。不用磨，不用碾，不用扬场不用捡……”在姥姥朴实的歌谣里，我把红薯当作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。

一天晚上，圆圆的月亮挂在夜空，把整个小院都照亮了。姥姥坐在灶台前，小心翼翼地点了火，待火苗熊熊燃烧后，投进几块红薯，又往里加了一层柴火，底下的火使劲地舔着。烧了一会儿，她手持一把长火钳，翻开正燃烧的柴

我们都能玩出汗，然后整整一节课，我们的脚都不会感到寒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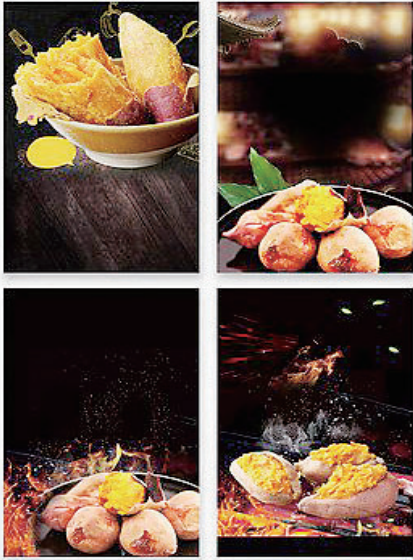
一场雪后，屋檐下会挂着一排长长的冰挂，长的将近一米，下面尖尖的，像一把透明的利剑。我们小心地把冰挂从根部掰下来，拿在手里也不嫌冷，跑到外面去找小伙伴们“击剑”。冰挂很脆，能取得胜利并不容易，所以获胜者往往把冰挂扛在肩上，脸上挂着笑，像凯旋的将军。要是在路上遇到一滩水，我们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总是欣喜若狂地跑过去，因为这时的水早已结成了冰，那可是天然的滑冰场。我们排成一条队，一个个跑到冰面上，两脚一并，像个直立的柱子，从这头滑到那头，然后再回来排队。这说起来容易，但没有几分胆量，不练上几次，摔上几跤，是滑不出潇洒的姿态的。如果谁没滑好跌倒了，其他的人就会笑得前仰后合，吓得树上的麻雀仓皇逃遁。

会儿，实在跟不上了。二哥拽着驴尾巴做示范，一再催促我，我壮着胆子拉住了驴尾巴，真还省劲不少，就这样连拖带走回了村。

第二天，是奶姐出嫁的日子。中午时分，新郎在高亢欢快的唢呐锣鼓声中娶亲来了，新娘家开席。唢呐、笙鼓乐手围着炭堆起的旺火，喜庆的曲子一曲接着一曲，山村的小院里充满了欢乐。高脚方桌，每桌8人，席上摆着“五盔四盘”，这是定襄的传统宴席菜。“四盘”是四盘凉菜，“五盔”则是五个敞口大碗，盛着猪牛肉、丸子豆腐类炖菜，肉菜里配些胡萝卜、土豆等，省钱营养还丰富。宴席上了盘馍，我拿了一个吃，其他人都夹到跟前却不吃，只吃糕。后来才知道，村里不产小麦，事宴上，馍每人一个，糕管饱吃，人们就把馍带回去给老人孩子吃了。

席设在院里，低矮的围墙挡不住寒冷的山风，冻得我小手发僵，抓不紧筷子，碗里还结了冰碴，一股大风吹来，沙尘也不客气地落在碗里。那天，奶妈家的人对我很是照顾，但我吃得慢，探着夹菜也不方便，更多的就是感受那喜庆热闹而淳朴的氛围。

席毕，举行了送亲仪式。礼炮声中，新郎骑着马，新娘侧坐在驴背上，在高亢欢快的乐声中开启了幸福之旅。



火，斜伸着进去夹住烤着的红薯，随时翻弄。姥姥将红薯夹出来用手掐一下，如果软了，就是烤透了，拍拍灰搁在一边，不熟便再放回去继续烤，慢慢地，烤红薯的香气渐渐弥漫开来，它身上裹着一层黑炭，掰开后里面“金子”般的红瓤纷纷朝外翻来。我们垂涎三尺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津津有味地吃着外焦里嫩、香味扑鼻的烤红薯。

“今晚的月亮真亮啊！”我们欢叫着。“十月半，煮鸡蛋，鸡蛋熟，烤红薯。红薯香，飘四方，飘到天上找吴刚。吴刚撒下月光光，照得院子亮堂堂。亮堂堂，人满堂，团团圆圆赏月光。”姥姥的红薯顺口溜又来了。

听了这琅琅上口的月光红薯歌谣，我再看到满锅胖娃娃般的红薯时，立刻眉开眼笑，好像我们正在吃一桌子的人间美味佳肴。